评价系统视域下安乐哲《论语》英译本的儒家伦理秩序重构

王雪青*，史青玲

德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山东德州

【摘要】安乐哲秉持中国哲学应当用自身话语进行表达的翻译立场，通过其《论语》英译本系统性地重构了儒家的伦理秩序。本研究从评价系统视角出发，聚焦态度和级差两个维度，以理雅各译本为参照，分析安乐哲译本中“仁、礼、孝”三个核心概念的翻译重构。研究发现，安乐哲将“仁”从个体美德重构为关系行为，将“礼”从静态规则重构为动态践行，将“孝”从单向服从重构为代际互惠，从而在译本中呈现了一种以角色互动和关系过程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秩序。本文为中华典籍翻译中的伦理秩序重构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分析路径。

【关键词】《论语》英译；安乐哲；儒家伦理秩序；评价系统

【基金项目】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2025DZZS047）：《论语》安乐哲英译本的人际功能重构研究

【收稿日期】2026 年 9 月 29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10 月 21 日　【DOI】10.12208/j.ssr.20260332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 ethical order in Roger T. Ames'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An appraisal theory perspective

Xueqing Wang, Qingling Sh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Abstract**】Guided by his translation principle that Chinese philosophy should speak in its own terms, Roger T. Ames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s the Confucian ethical order through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raisal Theo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wo dimensions: Attitude and Graduation. By comparing with James Legge' s translation, it analyz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ree core concepts — *ren*, *li* and *xiao*— in Ames's transl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Ames reconstructs *ren* from individual virtue to relational conduct, *li* from static rules to dynamic practice, and *xiao* from unilateral obedience to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thereby presenting a Confucian ethical order centered on role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al processes in the translated tex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research on ethical order reconstru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words**】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Roger T. Ames; Confucian ethical order; Appraisal theory

1 引言

《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奠基性经典，其英译史已逾百年。自理雅各（James Legge）1861 年出版首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译本以来，西方译界不断有新译本问世，较有影响的包括韦利、庞德、刘殿爵、安乐哲与罗思文等。不同时代的译者因其文化背景、翻译目的与哲学立场的差异，塑造出面貌各异的孔子形象与儒家伦理图景。其中，理雅各译本以基督教话语和西方本体论框架为底色，对儒家核心概念的译法深刻影响了英语世界对儒家伦理的理解。本文所引理雅各译文均出自其 1960 年香港大学出版社重印版，下文不再一一说明。

如果说理雅各的译本代表了西方传统的本体论视角，那么安乐哲与罗思文 1998 年出版的《论语》哲学译本，则是一次有意识的“重构”。安乐哲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哲学讲自己的话”[1]，反对用西方个人主义和本质主义范畴来翻译儒家概念。他以一套关系性术语系统取代了传统译本的静态美德话语，从而在译本中重构了儒家伦理秩序。具体而言，安乐哲在翻译中回应了两个核心问题：人是被视为独立的、自足的个体，还是在社会角色和关系中生成的关系性存在；维系理想人际关系的，是内在的静态美德，还是外在的、动态的角色化行为。在《论语》中体现为“仁、礼、孝”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构成儒家伦理秩序的精神内核、社会规范

*通讯作者：王雪青

与家庭根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探讨的“伦理秩序”并非《论语》文本中记载的孔子与其弟子、时人之间的具体历史交往，也不是宏观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而是译本所建构的普遍性人伦与关系模式。

2 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元功能聚焦语言建构社会关系、传递态度判断的机制[2]，适合分析译本中的伦理关系建构。语气与情态是人际元功能的重要实现手段；而评价系统是人际元功能在词汇层面的拓展，从态度、介入、级差维度分析文本的价值判断[3]。其中，态度维度包含情感、判断、鉴赏三类资源；级差维度包含语势与聚焦两类资源；介入维度则主要涉及多声协商与话语来源。本文聚焦于态度资源与级差资源，对“介入”维度不作专门分析，原因在于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安乐哲如何在翻译“仁、礼、孝”时，通过价值判断与强弱程度的调整来完成伦理秩序的重构。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已日趋成熟，黄国文[4]从功能语言学视角探索了古诗英译的分析路径，为典籍翻译的语篇分析提供了方法论参照。近年来，系统功能语言学已被广泛应用于《论语》英译研究。胡红辉、曾蕾[5]与胡红辉[6]先后考察了译本中的投射语言，魏银霞[7]则聚焦情态系统，对比了不同译本的情态责任。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语气与情态等语法层面，较少触及词汇层面的评价资源。在语言学路径之外，针对安乐哲译本的研究多从副文本[8]或形象塑造[9]等视角展开。虽有学者将评价系统应用于翻译研究，但在安乐哲《论语》英译本领域，相关成果尚不多见，将其与儒家伦理秩序重构相结合的研究更为匮乏。

鉴于此，本文以评价系统为分析工具，对比理雅各译本，考察《论语》英译本中“仁、礼、孝”三个核心概念的翻译案例，旨在探讨安乐哲如何使用评价资源重构儒家的伦理秩序，以及这种重构呈现了怎样的关系模式。本研究所引《论语》中文原文出自朱熹《论语集注》[10]，理雅各译文引自 1960 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11]，安乐哲译文引自 1998 年出版的《论语：一种哲学的诠释》[12]。另外，文中分别将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罗思文译本简称为“理译”和“安译”。

3 评价资源与儒家伦理秩序的重构

在评价系统的分析框架下，安乐哲对“仁、礼、孝”的翻译呈现出系统性的重构特征。这三大概念的重构协同指向同一个宏观目标：在译本中呈现一种以角色互动、关系过程和代际传递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秩序，而非西方个人主义视角下的“个体美德秩序”或“契约规则秩序”。

3.1 仁：从个体美德到关系行为

（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理译：Yen Yuan asked about perfect virtue. The Master said, “To subdue one’s self and return to propriety, is perfect virtue.”[11]

安译：Yan Hui inquired about authoritative conduct. The Master replied, “Through self-discipline and observing ritual propriety (*li* 礼) one becomes authoritative in one’s conduct.”[12]

安乐哲对“仁”的重构，首先体现在对“仁”本身的翻译。例 1 中，理雅各将“仁”译为“perfect virtue”（完美的美德），而安乐哲将其重构为“authoritative conduct”（权威性的行为）。在评价系统的框架内，理译的“perfect virtue”属于态度维度的判断资源（社会尊严/道德品质）。它将“仁”判定为个体内在先天拥有的静态道德属性，评价对象是“人是否具备某项美德”。而安译的“authoritative conduct”是一个带有动态性和过程性的行为名词，它将评价对象从个体的内在品性，转向了具体伦理情境下的人际互动行为。这一人际词汇的转换，背后是安乐哲对“仁”的哲学考释。他指出，汉字“仁”由“人”与“二”构成，其本义即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13]。由此安乐哲借助评价资源的转换，把“仁”从抽象的内在品质，重构为在具体社会角色与关系中持续践行的动态过程。

（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理译：The Master said, “It is only the (truly) virtuous man, who can love, or who can hate, others.”[11]

安译：The Master said, “The authoritative person (*ren* 仁)alone has the wherewithal to properly discriminate the good person from the bad.”[12]

除了对“仁”的概念翻译，安乐哲同时关注“仁者”在具体伦理情境中的评判行为。从评价资源的配置来看例 2，理译将“仁者”界定为“who can love, or who can hate”，其中的“love”与“hate”是“仁者”内在的主观情感倾向，属于态度维度的情感资源。相比之下，安译“to properly discriminate the good person from the bad”则属于典型的判断资源：首先，动词词组“discriminate the good person from the bad”表明“仁者”在具体关系情境中有明辨是非的评判能力；其次，副词“properly”同样属于判断资源，它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评判行为的社会正当性。换言之，安乐哲并非描述

“仁者”的情感状态，而是对其评判行为是否得体、是否合乎伦理规范作出判断，他们的“好恶”不是主观情绪，而是在伦理关系中做出的恰当区分。这一人际词汇的转换，背后是安乐哲对“成人”的理解。他明确将西方“分立的个人（discrete human beings）”与儒家“关系构成的成人（relationally-constituted human becomings）”严格区分开来[14]。在安乐哲看来，“仁者”不是先成为一个拥有德性的个体，然后再去评判谁是“好人”与“恶人”；而是在具体角色与关系中持续做出恰当评判的过程中，才逐渐成为“仁者”。

3.2 礼：从静态规则到动态践行

（3）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理译：The Master said, “…If they be led by virtue, and uniformity sought to be given them by the rules of propriety, they will have the sense of shame, and moreover will become good.”[11]

安译：The Master said, “…Lead them with excellence (*de* 德) and keep them orderly through observing ritual propriety (*li* 礼), and they will develop a sense of shame, and moreover, will order themselves.”[12]

如果说“仁”是儒家伦理秩序的精神内核，那么“礼”就是维系这一秩序的社会规范。例 3 中，理雅各将“礼”译为“the rules of propriety”，而安乐哲则重构为“observing ritual propriety”。借助评价系统的分析视角，理译的名词“rules”属于态度维度的判断资源（社会约束），它将“礼”判定为一种外在的、非人格化的强制属性，暗含高量值的义务语义，凸显自上而下的规约力量。而安译选用的动名词“observing”，不再将“礼”判定为必须服从的条款，在评价维度上弱化了这种强制色彩，突出主体参与。这一人际词汇层面的转换，并非随意的翻译技巧，而是根植于安乐哲对“礼”的哲学考释。安乐哲指出，“礼”（履也）本义为“treading a path”[13]，其核心是与“体”同源的“身体力行的举止（conduct/behavior）”，它根本不同于法律或规则，因此必须在“活生生的角色与关系”中通过持续的个性化过程获得意义[13]。正是基于这一哲学理据，译者才在人际层面放弃了静态的制度规约，转而使用动态过程词汇，从而将“礼”从外在规则重构为关系实践中的动态践行。

（4）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理译：The philosopher Yu said, “In practicing the rules of propriety, a natural ease is to be prized.”[11]

安译：Master You said, “Achieving harmony (*he* 和) is the most valuable function of observing ritual propriety (*li* 礼).”[12]

安乐哲对“礼”的重构不仅体现在践行方式上，更延伸至对其功能的价值判断。例 4 中，理雅各将“和为贵”译为“a natural ease is to be prized”，而安乐哲则转换为“Achieving harmony is the most valuable function”。首先从评价系统的态度维度来看，理译的“natural ease”属于鉴赏资源中的反应类，它将“礼”的功能落点判定为个体践行规则后的心理安适；而安乐哲的“harmony”则属于鉴赏资源中的构成类，将“礼”的功能判定为社会层面的人伦和谐。其次在级差维度上，安译的“the most valuable function”属于强化资源，将“和”的价值推至最高级，抬升了“礼”的社会功能。相比之下，理译的“is to be prized”虽同样包含价值判定，但并未使用语势强化手段，其评价强度明显弱于安乐哲。这一人际评价资源的转换，背后是安乐哲对“礼”的哲学定位。他明确将“礼”定义为“在我们的角色和关系中追求得体”[13]。因此，经由“礼”实现的“和”，并非孤立个体的内心平和，而是各类伦理角色互动达成的关系圆满。

3.3 孝：从单向服从到代际互惠

（5）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理译：… The Master said, “The filial piety of nowadays means the support of one’s parents. …without reverence, what is there to distinguish the one support given from the other?”[11]

安译：Ziyou asked about filial conduct (*xiao* 孝) reverence. The Master replied: “Those today who are filial are considered so because they are able to provide for their parents. …If you do not respect your parents, what is the difference?”[12]

“孝”作为儒家伦理秩序的根基，也经历了深刻的翻译重构。例 5 中，理雅各将“孝”译为“filial piety”，而安乐哲在此版本中的对应译文是“filial conduct”，但他并不满足，后来把“孝”改译作“family reverence”，本文即以此为分析重点。从判断资源来看，二者同属社会许可下的恰当性（Propriety），但判断对象不同：“filial”限定了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关系，“piety”带有宗教义务色彩，将“孝”判定为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family”则把敬重发生的场域扩展到整个家庭关系网络，“reverence”将其判定为基于敬重的相处态度，

而非义务的服从。这一微观的语言选择，深刻根植于安乐哲对“孝”的哲学与字源考释。安乐哲指出，“孝”字由“老”（elders）与“子”（son/daughter）构成，其字形本身即将“孝”界定为代际间的共时关系（collaterality）[13]。他认为，“孝”并非一种静态的道德标签，而是人们对代际角色与关系的规范性描述。它指向的是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身体与文化的延续过程，强调的是祖辈与孙辈、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因此，安乐哲通过消解宗教语境下“对上帝的义务”与家长制中“自下而上的立刻服从”，从而建构起一种代际互惠的动态伦理关系。

（6）……子曰：“色难。……”（《论语·为政》）

理译：… The Master said, “The difficulty is with the countenance.…” [11]

安译:… The Master replied: “It all lies in showing the proper countenance.…” [12]

这一动态关系在“孝”的具体践行方式中得到了进一步延伸。从判断资源与级差资源的互动来看例 6，理译的“difficulty”属于判断资源（社会约束/能力评判），将“孝”判定为一项难以完成的客观道德任务，暗含高量值的义务要求。而安译的“it all lies in...”则在级差维度上使用了强化资源，“all”一词将评价焦点完全集中于“表情”这一细微的日常互动。支撑这一翻译选择的是安乐哲对“孝”的哲学定位：他指出，“孝”是在“活生生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13]中，通过代代相传的互动来维系的持续过程，它无法在一次性的服劳或供食中完成。因此安乐哲的译文将“孝”从道德义务的履行，重构为在日常相处中持续展现的情感交流与互动。父母与子女正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和颜悦色，维持着双向的情感联结。

4 结语

本研究以理雅各译本为参照，依据评价系统理论，对安乐哲《论语》英译本中“仁、礼、孝”三个儒家核心概念的翻译实践展开剖析。研究表明，安乐哲的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而是受其关系性儒学立场驱动，通过一系列评价资源的选择，完成了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再建构。译者摒弃西方本质主义、个体主义的阐释框架，把儒家伦理从个体内在品质改写为关系化实践，以此消解英语世界对儒家思想的固有误读。从评价系统的维度来看，安乐哲译本主要调用了态度资源中的判断资源与鉴赏资源，并通过级差维度中的强化资源，系统性地完成了对儒家伦理秩序的重构。本文主要聚焦译文正文的评价资源分析，尚未充分结合译本导言、术语表等副文本材料。后续研究可将副文本纳入评价系统分析，拓展更多儒家核心范畴，进一步挖掘典籍英译中思想跨文化传递的复杂机制。

参考文献

[1] 安乐哲, 王敏. 比较阐释视域下中华文化传播的哲学译介——安乐哲教授访谈录[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26(1): 20-28.

[2]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M. I. M.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4th ed.)[M]. London: Routledge, 2014.

[3] Martin, J. R., and P. R. R. White.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4] 黄国文.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5] 胡红辉,曾蕾. 《论语》及其英译本中投射语言的人际功能分析[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8(3): 44-49.

[6] 胡红辉. 系统功能视域下许渊冲《论语》英译投射语言研究[J]. 外语与翻译, 2024, 31(1): 43-49.

[7] 魏银霞. 《论语》英译文语篇的情态责任对比研究——以Arthur Waley、刘殿爵英译本为例[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4(5): 28-37.

[8] 易红波, 靳元丽. 副文本视角下的安乐哲《论语》英译本研究[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6): 618-623.

[9] 饶莉. “时”视域下孔子形象透视——兼论安乐哲《论语》英译本中的孔子形象塑造[J].外语研究, 2022, 39(4): 71-76.

[10] 朱熹. 论语[M]. 金良年, 导读. 胡真, 集评.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1] Legge, J. (trans.)*The Chinese Classics: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Vol. 1)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12] Ames R. T. & Rosemont, H. J.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M]. New York: Ballantine, 1998.

[13] 安乐哲. 经典儒学核心概念[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14] 安乐哲. 重思关系构成的“成人”的主体性[J]. 董耀民,译.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63(5): 1-14.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